张继峰：玩儿到家方成“玩家”

张继峰收藏的钟表

□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姚育林 刘周全/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 实习生 黄余洋/图

张继峰收藏的“太白醉酒”瓷器

张继峰收藏的宜兴紫砂壶

玩家档案

姓名：张继峰

绰号：六哥

头衔：收藏家、鉴赏家，等等。而他却说，自己只是“玩儿”。

玩家语录：收藏就是为我所识，为我所用，要集欣赏与实用于一体，而不能成为藏品的奴隶。只“收”就成了“采购员”，只“藏”不过是个“保管员”。

记者印象：“操千曲而知音，观千剑而识器”，玩收藏能玩到像六哥张继峰这种境界，“玩儿家”当之无愧。

别有洞天在闹市

经过繁华喧嚣的大街和四面高楼的社区，进入张继峰的家，室内外的情景顿时让我吃了一惊，给人一种别有洞天的强烈冲击感。

室内古式桌、椅、床、案、几、柜、架等，全是上了年头的红木材质家具，青石地板古色古香，屋里摆满了各种年头久远的古董。有清末产自美国的留声机，一系列依然光彩熠熠的19世纪的外国钟表，做工精美材质讲究的鸟笼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唱片、老电话机，以及博古架和藏柜中摆放的瓷器、陶器、玉器、木雕、竹雕、金银铜器等，堪称是一座古董陈列馆。

古人曰：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，胸中有丘壑，何必在深山？在充斥着浮躁与功利的今天，在繁华的城区闹市，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这样古雅惬意，足见他的境界之高。

不做收藏的奴隶

张继峰兄弟七个，他排行老六，因此朋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“六哥”。他的兴趣不在仕途商海，他的人生历程一路似乎都是“任性”走过来的，只要自己喜欢就去做，没有太多的计较，更没有丝毫的刻意。

民国时期，在郑州古玩圈儿内人常说“张瑞堂三件宝：眼镜、扳指、大皮袄”（眼镜为茶晶，扳指为翡翠，大皮袄为西口滩羊紫羔皮），这张老先生就是六哥的父亲。六哥的父亲解放前就在旧货店里做事，大哥二哥都是搞字画收藏的，他从小就受父亲和几位哥哥的影响，爱上了古玩。

在漫长的收藏之路上，除了沉醉于各色古董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之外，六哥更多的是在借收藏体悟人生，感受生命。

想当年，他和其他人一样沉溺其间，整天想的都是如何“得到”藏品本身，挖空心思、想尽办法淘到更多更好的玩意儿。1993年他大彻大悟了——“该撒手时就撒手，手头的这些东西已经不知道几易主人，而在若干年后这些又将流入他人之手，虽然没有占有欲不可能玩收藏，但欲望是无穷尽的，有百想千，有千想万，忙碌中往往忘了生活本身的乐趣。真正的玩家会驾驭，不只是想着拥有，不做收藏的奴隶。”

从此，六哥的收藏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。在他手中，除了留有特别心爱的物件以外，都是处于流动状态的。乐于“过手儿”的收藏态度不仅给六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，还使得他在这些好玩意儿的流通中长了更多的见识，也因此练得一双火眼金睛。正是有了这双“鬼眼儿”，圈里圈外的朋友总爱拿出自己的藏品请他来过目，他也总是乐于助人，来者不拒。六哥的为人和眼力折服了圈内的朋友。朋友越交越广，路子越走越宽。

玩儿中自有真情在

在众多的收藏中，你要是问他最有感情的是哪一种，那么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：怀表。说起怀表的收藏，他最动情。

六哥告诉我们，他幼年得了一场大病，按照当时的条件，那是必死无疑了。他的父亲最疼爱他，为了给他看病，处理了自己心爱的一块怀表，用这个钱雇车满城找医生，跑了一个晚上，去了多家医院，直到天亮，当卖怀表的钱用完了，终于有医生肯治他的病了。而治病又连续用去了父亲剩余的几块怀表，它们都是六哥父亲最心爱的珍品。因此在后来，六哥有了经济条件，在北京发现了一块珍贵的三问打簧金表（所谓“三问”就是可以以三种不同的音响依次报出几点几刻几分），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，这是他为父亲买的。以后他便开始了对怀表的收藏，虽然自己也喜欢，但更多的是在为父亲完成收藏怀表的心愿。

玩家心得

玩，也得有个品位之分，雅俗之别。

玩家得是专家，要玩出水平，你就得钻进去，去琢磨、去研究你所玩儿的东西，让自己能在本行当中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这时，你玩儿的才能够品位、够雅致；才能上升到一个玩物明志的高度。同时，玩家又得是杂家，因为要玩出水平，你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素养。“玩”是一门艺术。而艺术则是包罗万象的，正像一桌好的饭菜，如果只有肉，那么再好也不具备各种营养，必须荤素搭配好，营养才会全面。

“玩”既浅显又深奥。说它浅显，是因为很多东西谁都能玩；说它深奥，是因为有人能玩出水平，有人一辈子也玩不出个名堂。

“玩”需要投入，在投入的过程中往往不被别人理解，会被视为另类、神经病、傻子、疯子。在“玩”的过程中，再高明的玩家也会有打眼的时候——正因如此，“玩”才好玩儿。

此外，还要有不“玩”则已，一“玩”惊人，“玩”不惊人不罢休的决心。

“玩”要玩儿到家，玩儿到家方能成“玩家”。